

人民的意志

愛倫堡著

時代出版社



人 民 的 意 志

愛 倫 堡 著
俞 殷 萊 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人民的意志

32開29千字

著者：	愛	倫	堡
譯者：	俞	股	萊
出版者：	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裝者：	北	京	日 報 印 刷 廠

1—22,060册
定價1,800元

1954年4月初版
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ВОЛЯ НАРОДОВ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3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裏所收集的是愛倫堡在最近發表的五篇政論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作者充分地暴露了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所謂「政治家們」的欺騙伎倆，同時也分析了目前國際局勢緊張的真正原因及其解決辦法：必須舉行五大國談判，由談判而達到協議。

目次

走向和平的道路·····	一
人民的宣誓·····	二
爭取國際問題的和平解決·····	九
爭取世界和平·····	三
爲什麼裹足不前呢？·····	三

走向和平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布達佩斯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的發言

我們是在一個非常的日子裏聚集在一起的：這是朝鮮的駭人聽聞的殘暴行爲，報紙上關於燃燒着的城市和被殺害的兒童的報道，酷愛和平的國家遭到破壞，折磨着人類的恥辱將要結束的日子。一個有着擴大及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大陸的危險的戰爭將要結束了。朋友們，這是和平的第一次最大的勝利，這是我們的勝利！

現在人們都看到，談判是能够導致協議的。現在人們都明白，如果朝鮮的流血戰爭都能够結束，那末另一個戰爭——想像起來雖不是那麼震動人心，但是却使一切人民破產和使所有規規矩矩的人們厭惡的冷戰也是可能結束的。談判的氣氛比起戰爭的政策來，顯然佔了優勢，而這也是和平擁護者的一次很大的勝利。

我們回憶一下不久的過去。我們運動開始的時候。當時人們把我們形容成多麼孤獨！我們回憶一下當時所遭受的嘲笑，誹謗，威脅，迫害。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們譴責過冷戰和堅持過大國之間的談判。一九五三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也開始這麼說了。我們在華沙曾要求結束亞洲的戰爭和讓中國進入聯合國。根據我的記憶，艾德禮當時對於華沙代表

大會沒有表示過任何同情。但是現在，他却支持保衛和平的人們所提出的關於結束亞洲的戰爭和儘速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的建議。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上，我們曾宣布說國家的自主權是和它們的安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現在，斯堪底那維亞各國的部長們，今年夏天曾經一度被委託組閣的法國急進主義者孟戴斯—弗朗斯和大英帝國的首相也都這麼說了。我們已經走過了很多的道路，已經完成了很大的事業，但在這兒，在凡是憎恨戰爭的人們都注意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再一次地談到這一點，並沒有妨礙。

現在有些政治活動家是由於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因才接受我們在巴黎、華沙、維也納所提出的若干建議的，有的接受時還附加有某種先決條件。當然，我並不預備把這些人歸入和平擁護者之列的，但這樣的言論總是值得注意的：他們是被迫於人民的意志而這樣做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寫道：

「問題在於，西歐各國的政府和政治家還能與和平的利益及希望結束冷戰的人民的壓力對抗多久。」這個美國雜誌補充說，和社會輿論的和平情緒背道而馳的那些政治家，是不能長久保持政權的。在我看來，「美國新聞」的編輯部在這一點上是錯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情緒不但對西歐許多政治家的行動開始發生了影響，而且在世界的其他部分——英帝國屬下的各國，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甚至於美國國內都引起了反響。至於我們和平擁護者，那我們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會提出保留和平綱領著作權的要求的，我們也不會責備遲遲

而來的準備接受協商理想的人們，我們準備支持任何一國的任何一位政治家的任何一項倡議，只要它的目的真正在緩和國際間的緊張空氣和尋求光榮協議的道路。

同時，我們也不要陶醉於和平初步獲勝的喜悅中，局限於慶祝，道喜和鼓掌。戰爭勢力還沒有覺得它們自己被打倒，朝鮮的協議對它們只是第一次重大的失利。它們還沒有失去在其他什麼地方撈回損失的希望。如果認為這許多年來使人類經常處於驚慌不安狀態中的黑暗勢力輕易會放棄自己的目的，那是天真的想法，他們之中一些人為貪得無厭所主宰，另一些患着癲狂的恐怖病，還有一些渴望着統治的權力——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容易醫治的惡疾。注意一下朝鮮停戰協議簽字以前那幾天內美國報紙上的股票交易欄，是很有益處的。六月一日紐約市場上的股票猛烈下跌，六月四日跌得還要厲害。杜邦和克雷斯勒的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鋁公司」的股票都在下跌之列；跌得特別厲害的是航空工業的股票。最後，六月九日又出現了一次新的更猛烈的跌風。「華爾街日報」寫道：「有些人已經在談論和平的危險了。」

如果說有些人由於貪得無厭而討厭協議的話，那末其他擁護戰爭的傢伙就是被狂熱的信仰、對進步的盲目憎恨和對未來的恐懼蒙住了心。我們看到漢城的統治者多麼頑固地渴望着使朝鮮的流血繼續下去。如果朝鮮的停戰嚇壞了李承晚，那末各大國和平協商解決德國問題的思想就會使阿登納坐立不安。不久前「德意志通訊社」從波恩報道說：「由於西方列強可能在最近和蘇聯舉行關於德國問題的談判，聯邦政府擬向西方各強國正式提出，

要求他們不和東方發生任何接觸。」最後，戰爭勢力仍在對某些國家的政策施用壓力。工黨領袖艾德禮在他受到保守黨黨員歡迎的演說中說：

「美國有一些人不願意進行和平的調整，這個事實是應該注意的。有些人一心一意想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去，乾脆來一次反共戰爭。」美國女記者陶樂賽·湯姆生在「華盛頓明星報」中寫道：「據說，所有的美國人，毫無例外，都希望和平。但是『和平』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能是這樣的：它是由協商獲得而不是強迫接受的。范佛里特將軍不願要這樣的和平，而參議員麥卡錫也不喜歡它。恰恰相反，這位參議員顯然希望不但把戰爭擴大到中國，並且也把英國捲進去——擊沉英國的輪船，換句話說，就是向全世界宣戰。」不用說，我一點不想誇大，我也不為英國的輪船擔心，但閉起眼睛不看希望戰爭——冷戰和熱戰——的人們的拚命掙扎，也是幼稚的。我們應該不倦地工作，使人人都了解真相。我們應該盡一切的力量，使千千萬萬的人們的呼聲響得更嘹亮，以便使這個聲音達到那些不願意聽它的人們的耳邊，以便使所有的政府重視的是人民的和平願望，而不是一小撮生意人或政客的陰謀。

我們知道走向和平的道路是一條困難的道路。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會設想人類一覺醒來之後，就能突然看到一個充滿了和睦氣氛的萬里無雲的晴天。不過，和平的初步成就已經引起一些變化了。冷戰所帶來的精神上的暗影，產生了虛幻的障礙，而把真正的鴻溝掩蓋了起來。現在光明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各國人民的面前出現了許多問題，首先就是有關他們國家主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各種各樣的政治家由於考慮到社會輿論而用種種方式提出

來的。難道說孟戴斯——弗朗斯的話不够明顯嗎，他說：「精神上的團結和思想上的一致再也不應該因從屬關係而受累，雖然大家對於取消從屬關係都很感興趣……歐洲各國的部長們都輪流地朝見過美國的新政府了。這樣就能夠建立歐洲了嗎……」邱吉爾的講演也以新的調子高聲響了起來。美國雜誌「新聞週報」在討論這篇演說的時候說：「溫斯頓爵士知道，在外交問題上表示不受華盛頓的控制，是很有利的方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羅馬，哥本哈根和里約熱內盧，到處都談論着必須保衛國家的獨立權。我再舉英國「每日快報」這張平常很謹慎的保守黨報紙的幾句激烈的話：「英國現在應該拒絕那些美國現在仍然建議給它的美元。這只會使它更強大，而不會把它削弱。」

可能，有些懷疑的人會說，我們蘇聯人太喜歡談論西方各國間的齟齬，認為這就是和平的保證。當然，事情並不是這樣。我們是希望各民族人民和所有國家之間都保持和平。我們希望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和平。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了解，一個國家如果參加了一切都由其中那個最強大的或是最富有的國家單獨決定的戰爭集團的話，那它的獨立權是受着多麼大的威脅。這種威脅由於許多主權國家的領土上有着外國的軍事基地而更嚴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權國家不可能有信心不捲入違反自己意志的戰爭中去。就拿那個所謂「歐洲防務集團」來說吧，這個組織的產生不是出於善良的歐洲人民的願望，而是另一個大陸的代表強迫他們接受的。不久前曾經到過巴黎、波恩及比、荷、盧三國的「泰晤士報」的一個記者寫道：「任何一個來

到西歐各國的首都並和各國政黨的領袖談過話的人，都會因為看到人們對於成立歐洲防禦同盟缺乏熱情而吃驚的。「塔布衣夫人在法國「消息報」上指出：「反對巴黎條約，這在我國幾乎已經成了人們共同的事情了。」我不預備再多引充滿在英國報紙上的那些不同意把英國拖進反對中國的敵意行動中去的意見了。這些文章與其說是由於自尊心受了傷害而寫的，倒不如說是由於作者很有常識。英國雖是一個產生了許多幻想家的國家，但它也是善於現實地思考問題的，它已經從許多破壞它的主權的圖謀中看出了直接的威脅。在不久前舉行的選舉中，意大利人民表明了自己對卑躬屈節、仇視和戰爭政策的唾棄。還需要談談一些小國的情形嗎？不久前丹麥首相承認說：「當然，誰也不會高興外國軍隊駐紮在我們國內。」急進主義者達爾高特宣稱：「美國飛行員來到丹麥，是對「丹麥的直接威脅」。」「斯德哥爾摩新聞」說：「黠武的軍閥蹂躪着一切，絲毫不顧一些小國的願望，不顧它們對自由的渴望，更不必說冠冕堂皇的諾言了……舉例來說，如果在挪威的國土上駐紮了同盟國的飛機，那末它的地位不是要比現在更不穩固嗎？挪威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否定的立場，它表現了完全自然的，並且從民族的觀點上看來是非常正當的利己主義。」

是的，主權國家反對外國軍隊駐紮在自己的領土上，反對成立各式各樣的由外國人指揮的「超國家的軍隊」，這不但從民族的觀點上看是正當的，即使從國際的觀點看也是正當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涉及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而是和所有的國家都有關係的，因為從屬於幾個統治者，有時是從屬於一個強國的黑暗勢力的侵略集團，外國的軍事基地，以及

「超國家的軍隊」的建立都只有使戰爭的危險更加嚴重。我們，和平的擁護者，熱烈支持所有主張在國際監督之下進行普遍裁軍的真誠建議。但我們却堅決譴責武裝復仇勢力，堅決譴責在表面上彷彿是國際機構而實際上却是一個強國的參謀部操縱下建立新的軍隊的工具。

當然，戰爭的危險只有在各大國達成完全協議的時候才能最後消除。我們的目的和平公約。但是走向這個公約的道路，像我已經說過的，不短也不簡單。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繼續正當地關懷着自己的安全。也許中立人士的運動在若干國家裏還沒有成爲一股巨大的實際的力量，但是希望改變外交政策，努力保衛民族獨立，不讓建立外國軍事基地，拒絕參加「歐洲軍」、有些國家希望退出外國強迫接受的軍事同盟的傾向，却正在有效地成長着。現在所有的人都必須注意這些傾向。我們，和平擁護者，一定要支持旨在鞏固國家獨立和保證它們安全的一切步驟。我們一定要支持那些雖然沒有和我們一起進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但是却反對戰爭力量的社會輿論界。

有時，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拒絕參加戰爭集團，怎麼能够保衛自己的安全呢？奇怪的問題。試想一下，當人們在談論整頓街道上的汽車交通和避免車輛肇禍的時候，汽車司機會反駁他們說：「很好，但是我車子的外胎可能會爆裂。」拒絕參加侵略公約，這件事本身就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一個國家安全的機會。我們，和平擁護者，早就爲聯合國的復活而奮鬥了，聯合國如果遵循它的組織者們所訂的原則，是能够真正成爲全世界所有

國家安全的保證的。由商談而達成協議的精神已經開始到處在把最後通牒、強迫接受和威脅的政策擠出去了，一定要改變「聯合國的氣候」，恢復它已失去的威信。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中國取得自己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英國的政治家懂得這一點，我希望美國的領導者也能够明白這一點。中國參加了聯合國，就能幫助它完成自己作為和平捍衛者的作用，因為沒有中國，就不可能解決龐大而複雜的亞洲所發生的爭端，因為美國和中國代表的第一次親切的握手不但使印度人和緬甸人安心，而且也將使澳大利亞人、英國人或者巴西人安下心來。和統一的、愛好和平的德國簽訂了和約，將消除在歐洲發生戰爭的危險。德國一定要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是它的鄰國，還有一切國家的人民都應該得到不容報復主義的精神和侵略勢力復活的保證。熱愛和平的德國不應該參加任何旨在反對那些曾經共同努力打倒納粹暴政的國家的人民的戰爭集團或軍事同盟。

蘇聯為了防止侵略勢力復活，曾經簽訂了一系列的友好互助條約。例如，法蘇和英蘇條約就是這樣的。也許，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們，在最近幾年來簽訂了各種各樣的和甚至於有時是矛盾的文件之後，早已把同蘇聯簽訂的愛好和平的條約忘掉了，但是蘇聯人民對於使他們國家担负着一定義務的簽字，是看得非常鄭重的，他們依然把我所提到的這些條約當作歐洲和平的保證，當然，如果簽字雙方都遵守這些條約的話。

至於談到一些比較小的國家，那末，聯合國恢復了它在憲章上所表明的精神，更加上它們可能和毗鄰的國家簽訂的互不侵犯協定，就要比參加那些實際上它們甚至連發言權都

沒有的戰爭集團更能保障它們的安全。

我說過，一個國家的真正自主是和平的保證。可能有人會問我，這是否也涉及到亞洲和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當然，誰也不會懷疑蘇聯人民同情的決不是壓迫者，而是被壓迫者。但是我想從保衛和平的觀點來答覆這個問題。邱吉爾和艾德禮曾經嘲笑過某些報紙的武斷，它們說：越南爭取自己獨立的鬥爭是蘇聯的陰謀。我絲毫也不懷疑，邱吉爾和艾德禮同樣也懂得，馬來亞人民的那些要求的合法性。我們從寮國事件的周圍可以看到，戰爭力量所玩弄的種種政治花樣表明，用武裝力量來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很可能造成新的戰爭溫床，造成朝鮮第二。正因為如此，我們，和平的擁護者，主張各國人民都有獨立的權利，堅持用協商的辦法解決一切現存的衝突。

在目前已經出現的新的形勢下，在緊張的國際局勢已經無可爭辯地緩和下來的情形下，關於國家的主權和安全的問題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蘇聯人抱着了解和深切的同情注視着各國人民保衛自己安全的努力。我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總是承認，每一個民族都有獨立生存、自由選擇它認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權利。只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們及朋友是不可能建立和平的，必須和想法不一樣的，還是滿肚子懷疑的人們一起來建立和平。現在我們不想回憶過去的非難、攻訐和威脅。我們也想和那些並不熱烈地、深切地和長久地愛我們的人們進行商談。

朋友們，第一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就此停止。朝鮮停戰以後，緊接着而來的應

該是和平。在朝鮮的談判之後，緊接着就應該舉行其他的談判：這世界上有許多神經緊張的地方，有過分多的需要警惕提防的毛病。我們將要更加努力地爲和平而奮鬥，使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能够在看到布達佩斯或倫敦、莫斯科或紐約的小孩子的時候不致於因爲慚愧而紅臉。

一九五二年冬天，在維也納世界人民大會上，當我談到每個不論大的和小的民族都有權利支配自己的命運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句法國諺語：採煤工人在自己的家裏是主人。現在我想補充幾句：採煤工人一般地說來都是和平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快樂、自己的憂患，我堅決地相信採煤工人彼此一定能够商量妥當的。

人民的宣誓

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布達佩斯，當我打量了一下四年來在共同工作中和我交往過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理事們在那兒開會的那些寬敞的大廳之後，我想到：大家的臉色看起來是多麼好，好像都變得年青了！……因為，沒有什麼事情能够像初次勝利的愉快這樣地使人歡欣，而從各國來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和平擁護者，都為巨大的成功所鼓舞，因為在任何地方，協商的精神與和平解決糾紛的理想已經開始戰勝了對暴虐勢力的崇拜，戰勝了仇視人類的宣傳和戰爭的政策。

當然，國際局勢的轉變是由許多事情所促成的。蘇聯政府愛好和平的聲明及其在對外政策方面一系列的措施，打開了千百萬人的眼睛，鼓舞了各國的人民。中國和人民朝鮮的政策使停戰談判得以恢復並使其接近初步的協議。但我們不應忘記和平擁護者的作用。我們常常談到五大國的責任。以後我們也許還要適當地提到第六個大國——團結了各個大大小小的國家內廣大的社會輿論界的保衛和平的運動。聚集在布達佩斯的和平擁護者有充分的權利來慶祝自己的第一個勝利。

在會議進行的那些日子裏，發生了許多很難認為是愉快的事情。當法國人和波蘭人、

捷克人和丹麥人熱烈支持的尼穆勒牧師和西德著名社會活動家艾爾費斯談到愛好和平的德國的統一的必要性時，一羣慣於做殺人放火勾當的納粹匪徒們溜進了柏林波茨坦廣場。當印度最著名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朋友辛格·索克對朝鮮戰爭行將結束而感到慶幸的時候，不足掛齒的李承晚在一些顯赫的保護人的支持之下，發了一道破壞停戰協議的命令。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羅森堡夫婦被執行死刑的消息，頓然使空氣變得陰沉起來。這個消息激怒了全世界的良心。是的，天空密佈着陰雲，意志不堅強的人可能會懷疑：局勢真是有了變化了嗎？會議的參加者所說的和平力量的勝利，可能說的有些輕率了吧？……

當然，以前和現在的和平理事會中都沒有有人相信戰爭的力量已經被摧毀，危險已經過去。就在世界和平理事會開會的那個星期中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也越來越強烈地使和平擁護者意識到，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反對那些黑暗勢力的決定性的和艱苦的決戰，因為這些黑暗勢力過去和現在都指望着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中有些人是爲了發財，還有些人是爲了藉此避難。

戰爭勢力過去和現在一直在企圖轉向反攻。爲他們打前哨戰的是一些人們已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注定要完蛋和他們已經是沒有什麼可指望的傀儡。我們看到，在和平的敵人的最前列的是阿登納總理、蔣介石和李承晚。這是一夥傾家蕩產的賭徒的國際，絕望的冒險家的國際。的確，對於在三八綫兩邊都爲人憎恨的這個老牌專制者，和平意味着什麼呢？在美國